



这两天一到时间，还是忍不住看了新《还珠》。看到那些场景，心中不禁重燃起了对老北京的向往。跟当时读林语堂的《京华烟云》时，有颇相似的感受。

北京的宫殿和四合院等建筑，是何等地庄严并让人喜爱。然而，这种感受一生起，随之而来的便是一种落寞。因为，物虽犹在，宫廷里的盛世却早已烟消云散，过去的往事只能变成电视里的影像。倘若，漫步在颐和园或故宫会让人对当年的皇族盛世有诸多遐想的话，那么，最终肯定只剩下寂寞。

今日的北京，除了一些地方，比如颐和园，在游人较少的时候，能让人感觉到一些皇家的肃穆外，其他许多城里的建筑，都已经被如蚁般的游人给“侵袭”。而老北京百姓家的许多建筑群，也已经被洋式的酒吧给“侵占”了。

在北京呆了快五年，最近确实产生了许多不耐烦。也许，因为北京最近异常地下了很多雨。让我这个无车一族，总踩在泥泞的路上。这种时候，我就会想起平时看到的一些场景，不禁让我恶心不已——那就是总有人喜欢在路上吐痰，还有偶尔在小区里看到那些不负责任的主人让他们家的宠物在路上拉屎撒尿也不清理。

然后，我就会想，脚上所踩的雨水，不知道带有多少这些排泄物。从小到大，确实没有那么多

怕过下雨的天气。

其次，我对北京的住宿条件很不满意，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一直在怀念那些挨着大地的平房。从情感上，我确实非常不喜欢鸽子楼。而这里偏偏有这么多的鸽子楼。从主观上，我实在看不出这种鸽子楼的美丽。那么多的人，都被塞在这一格一格又破旧又脏兮兮的鸽子笼里。在许多熟睡的上午，或者正专心学习的下午，楼里的某处就会突然传来恐怖的电钻声，只要有一户人家开始装修，就意味着大约有相当一段时间里，你都不会有安宁的日子过。再有，就是在楼道的墙上，可以看到无数的“创可贴”，有广告、有求租、出租等告示。除了“创可贴”，还有无数红的蓝的盖章，上面一排相关业务的名词，底下一排电话号码。这些墙可谓满目疮痍。

这种脏和乱，实在让我不太能够接受。不过，我还是为了许许多多让自己留在北京的原因而学习忍耐。

置身在北京，从上述的情况而言，确实让人感到恐惧。但是，从更高的精神层面来说，还是让人觉得很幸福的。毕竟，这是一座拥有深厚文化底蕴的城市。这大概，也是让我当年放弃回到澳大利亚而毅然地留在北京的重要原因之一。因为，当我怀念起那些历史上的那些过往，就随时可以漫步在颐和园、徜徉在故宫里。

而这种时候，若能有数人相伴，对上一些诗词，该是多么浪漫的事。仅仅是游一个故宫，就能够体会中华文化之博大精深。这可以从每一个殿堂名称的来历、每一种房顶的规格、台阶的数等等去探究。

另外，我所求学的地方，就有极为秀美的园林。能在这种有湖有塔的环境里学习，夫复何求？只可惜，现在所投身的学业，让我不得不暂时割舍我的情感，而把理智发挥到极致。于是乎，我已经很久，没有什麼心情去逛花园、吟古诗了。

北京啊北京！最终，还是希望在还没有离开这片土地之前，能好好地欣赏她的庄严美丽。更希望，将来哪一天，学有所成，不用再住鸽子楼，不用再踩泥泞路的时候，让我再一次回来这里，舒适地徜徉在这片土地上。

心有所得，得诗如下：

幽深小院有书香
静品苦茶滋味长
尘劳种种千里外
炎炎夏日也清凉

寄自清华大学研究院
丁亥年夏于清华西苑陋室有感



婆罗洲华文文学巡旅缘起 贝克

砂拉越星座诗社、艺术空间联办
地点：古晋皇冠大厦艺术空间

日期：2011年9月1日至9月30日
时间：早上11时至晚上9时

婆罗洲，英译Borneo，是东南亚最大的岛屿，也是世界第三大岛。在地理位置上，婆罗洲西接马来半岛，东近菲律宾群岛，北方是南中国海，南接印度尼西亚；在政治上，婆罗洲岛上共有二州三国：“二州”是属于马来西亚联合邦的砂拉越和沙巴，“三国”是“东马来西亚”、“汶莱”和“印度尼西亚的加里曼丹省。”

在民族方面，马来民族和华族是婆罗洲岛上的主导族群，掌握着政治与经济的命脉。

而其实在人口数量方面，最大的还是土著。从砂拉越的达雅人到沙巴的卡达山人，到加里曼丹的马都拉人，才是岛内主要的人口和族群。这样的一个多元化的地域，她呈现出不同的语言和文化风貌，也经历了相异的历史进程，因此，在文学表现方面，她是多元而丰富的；而在文学的发展进程中，她呈现出蓬勃而百花齐放的形态。

谈文化和文学不能脱离现实，就目前中华经济的崛起，华文的重要性已经不可言喻。

而如果说到“使命”，则是希望通过我们五千年的文字和文化，尝试去融合及发扬婆罗洲这个特殊的地域文学，使之成为世界文学的一颗明珠。

也就是这样的一种理想，才有了这样

的一个计划。

今年是“砂拉越星座诗社”创设41周年的日子，我们想给诗社办一次有意义的大寿，于是就选了绮丽的九月，于人文慧萃的猫城，办一次“婆罗洲华文文学巡旅”，借展出这一区域的文学作品，让大家了解这一区域的作者、作家及其作品、写作历程等，也希望在培养文学的接班人方面能做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东南亚华文文学是世界华文文学的一大板块。处在这大板块的婆罗洲，因地域可区分成“砂拉越华文文学”、“沙巴华文文学”、“汶莱华文文学”及“加里曼丹华文文学”。作为马来西亚联合邦的两个州，砂拉越和沙巴的华文文学承接了星马文学的精神，也受到台湾文学的滋润，所以自英殖民时代开始就有一批孜孜不倦的耕耘者。“砂拉越星座诗社”是砂拉越最早注册成立的文学团体，之后还有“砂拉越华文作家协会”、“诗巫中华文艺社”及“美里笔会”。而沙巴方面，文艺团体有“山打根文艺研究会”、“沙巴作家协会”等。而汶莱方面，以“汶莱作家协会”（前身为汶莱留台同学会写作组）为主的华文写作团体，也培养和聚集了一批各个阶层的写作者。而加里曼丹方面，因为历经三十多年的政治打压，华文文学在这个区域只剩下点点烛光。根据不完全统计显示，目前加里曼丹并没有正式的文

学团体，只有个别作家在默默耕耘而已。

互联网普及的今天，文学的传播得以更有效和广泛。过去文学的交流靠办活动和书籍出版，如今利用互联网，则可以让文学日传千里，同步传播于海角天涯。过去人们对于婆罗洲很陌生，如今通过部落格或脸书，可以让世界华文文坛的友人了解我们在为婆罗洲文学做收集和传播的工作。可以说互联网让作家更有信心地创作，也更能相互切磋和学习。

多年前诗人田思第一次提出“书写婆罗洲”的呼吁。同一时期有关“书写婆罗洲”的书籍《猎豹婆罗洲》（杨艺雄）、《蜕变的山林》（沈庆旺）及《寻找不达大》和《雨林食谱》（蓝波）相继出版。接下来的还有石问亭的《梦回巴厘噢》，田思的《雨林诗雨》及田思编写的《婆罗洲乡土小说选》，梦羔子的《新村词典》，黄庭的《最后的流萤》以及杨贻钊的《婆罗洲草木探微》等书将陆续出版。相信在本土作家的努力和协力下，婆罗洲华文文学将蔚为大观，成为世界华文文学读者瞩目的一个焦点。

婆罗洲华文文学，她就像雨后一株株发芽吐蕾的小树，在宽阔的婆罗洲大地上茁壮成长成茂密的雨林。在未来的道路上，在文学发展的步伐里，我们希望更多年轻的生命，能赋予这片文学的土地更丰硕的养料和灌溉。希冀乡土文学的未来，

就如田思的诗《鸟和雨林》，呈献给我们无比宽畅的生命力和自信：

你看到吗
赤道上的岛
在海洋的怀里漂浮
像一粒壮实的椰子
结着历史的沧桑
结着青绿梦想
忍受无尽颠簸
寻找文化的脉络

你听到了吗
热带的雨林
在风声雨声中喧响
像一座丰富的宝藏
栖息各种珍离异兽
盘成清藤的图腾
它涓涓流淌
白云和活水的源泉

岛和雨林
生命的摇篮
我们都是太阳的儿女
我们一起放声欢唱
唱着波涛和土地的歌

（贝克 稿于2011年8月25日 深夜）